雲溪居士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雲溪居士集卷十五

宋 華鎮 撰

論五首

常法論

昔三國之雄運深機挾利器鴟張虎視伺釁投隙以相噬皆有并包宇縣剪仆敵讎混合車書莅中國而撫四夷之意當是時又有荀彧張昭孔明龐統之奇為之腹心而定其謀仲達公瑾關張之才為之爪牙而致其力

嘗以大漢威命舉百萬之師乘勝而東征三川精鋭屯據渭曲北掠關輔全吴選士制勝於赤壁得雋於馬鞍卒之迭為雄雌一彼一此終不能芟夷梁益啟闢河冀跨制江峽陟禹之跡而一天下至于司馬文王憑世禄之資得曹氏之政挾計數以駕馭豪傑經營四方然後西戡成都東睨江介魏之龜鼎雖未見移而天時人事已盡在於晉矣文王既没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業既定毅然與羊祜張華之徒協策定謀屏羣議

而奮神武於是蕩滌江湖奄有吳會號令正朔東極嵎
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廣土宇人民名聲位號
參夏商而紹周漢晉之基業可謂盛矣吳蜀之君俛首
在列無仲康燕昭之謀其臣改心受事無豫子漸離之
憤雖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之刑措天下之勢亦粗安
矣身死之日四方晏寧枝葉扶踈實未有害至於虐后
内恣八王力爭誅鋤老成翦棄俊乂戈矛交于禁闥鈇
鑕用于骨肉朝為伊周翼亮之權夕為莽卓夷滅之罪

爭弄凶器自摇本根忠良既殘黎庶塗炭神祇醜怒人心怨離大隙一開羣盜蜂起劉石凶醜踐蹂中原衣冠世族播遷江外天下大潰而南北斷隔矣兩河唐虞之舊封商亳成湯之故地豐鎬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樂國西京東漢三輔河洛之郊分為十六合為元魏高齊宇文東并西據使義禮之鄉襟帶之俗三百餘年被髮左衽不聞先王之訓自生民以來未有中國弗競蠻夷內侮猾亂華夏如晉之甚者也孟子曰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惠懷雖昏末有桀紂之不善何天厭晉德而厥之速耶葢創業之主所以垂裕詒謀者有未盡也昔禹有天下修典則以經濟大業成湯得之纉其舊服率由典訓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舊漢髙帝旣誅西楚南面而朝諸侯則引陸賈以論詩書委叔孫以定儀禮光武大盜旣克彛倫方叙於是退功臣進文吏息兵偃武講道勸農以保成功而固基業是故三王兩漢多歷年所夏啟仲康太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

之則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已幽厲元成桓靈之
君繼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敗晉武亦有經營久
大保固無疆之畧如禹湯文武高帝世祖之所為乎何
曾曰吾每晏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
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懷
之亂武帝之失也使武帝明照事物之先慮周數世之
後則付畀神器當在元良選納后妃必取淑令經制蕃
翰有磐石之固無相躡之勢而釁隙不生矣豈至如暴

秦之季魚潰土崩二世而亡乎賈生有言曰立綱陳紀輕重同得然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誠哉

變論

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有為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成周之治為己任然而未云獲者有稽古之心而無稽古之道也何則建功業者有名有實有跡有心名以物成跡以事立世殊則事異時變則物遷古之人因時制

物所以成實也物有名而實不在焉隨世立事所以達心也事有跡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獲其實循其跡不見其心實以名喪而心以跡遺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未云獲也夫農人春以耒耕夏以鎛芸秋以銍刈冬以廩藏事物不同名跡殊異然生之長之斂之藏之皆所以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實一而已矣世變之異猶四時也因時之物猶耒鎛也隨世之事猶刈藏也經世之心圖治之實猶為稼而足食也知此則知稽

古之道矣夫代結繩以書契易穴居以棟宇者三皇之事也更雲鳥之名紀民事之目括三墳之大用常行之道者五帝之事也去與賢而尚世及變揖遜而用征誅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屬建三百易貢為助增助為徹至於文質循環繁簡迭用無所不有古之稽古者若彼後之稽古者奈何欲盡復唐虞成周之法乎拘儒曲士慮不及此謂井牧九州封建萬國三雍四學肉辟五刑然後可復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未易

修復徒使世主惑於難用之名跡雖慨然有復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為并與其心實俱喪之矣此王道所以不興也若漢宣帝持雜霸之説非宣帝之過激於拘儒不通之論然也使得通儒之論成周之政則宣帝知霸術不足任而王道興矣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而同之豈為佞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則

雅頌未必見售而與民同樂之樂不得明引而同之則
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道之與百姓同樂其本舉雖
得古人之名跡而樂民之心與樂民之實已無愧於古
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漢高帝之初朝廷鄙野無綱紀武
夫健將至於斫柱爭功安危之機朝不及夕安得百年
之餘暇而積德哉高帝患之使叔孫制禮儀取諸生於
魯魯之二生尚持以為不可嗟乎學古所以傳道拘文
曲說使其言可棄而道不興古之聖人何所望於後世

之士是故君子貴通變通變者黄帝堯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詭于黄帝堯舜亦足矣

知人論

書言堯畏壬人而以知人為難壬人共工也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言則甚巧行則甚拙色則淑令心則匪臧夫有言而實不至善外而衷不稱視之似君子察之為憸人莭莠亂真朱紫奪色人物之難知而聖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聽言而觀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視

色而察心心已得而情偽之色分靜言庸違象共滔天
者尚可以表裏參察而無失也至有靜則無言用則成
效言則非巧行則可觀色則未令心則甚善視其初真
忠臣良士也無纖芥之可疑至其終或腹心不可保而
違負顧托背忘德義以敗大事者人之難知一至於此
可不慎哉昔徐世勣保黎陽之富據李密之地西界於
汝北抵魏郡東濟於海南臨大江人衆土宇足以為功
矣世勣不自以為功而使李密獻之終始之際有可觀

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延陀降突厥所至盡力動有成效又非行與言違心與貌異者也故文皇謂之忠力可託大事至於斷鬚和藥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皇既沒高宗即位寵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計隱然以元功重德為國老成人君恭己視其所左右以為輕重於斯時也當挺然特立與社稷存亡臨大節而有不可奪者捐軀碎首無所顧惜至立武氏高宗迫衆議而未決視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幾大矣乃忘公徇私圖

寵避難不肯正救至謂為天子家事無忌遂良見誣至
死無一言論列低徊循嘿與義府敬宗之徒相為表裏
與李密何厚忘文皇何速歟葢世勣非本忠義而能厚
李密善觀形勢以要可喜之名者也以神尭之興運文
皇馳騁而經營之密之驍雄猶為降虜人衆土宇豈勣
之所能保哉知其不可有也由已上之賞不加厚而負
掠美之名歸之於密義不忘舊而無失賞之患文皇見
其一不見其二視其外不察其內未嘗少加意而參校

利害審觀情勢按其跡以為忠義而信之誤矣人之難知也如此夫利小則捨利而為義利大則去義而徇利包藏隱匿相時而動奸憸之尤者常出於此不可不知也故人主貴知人夫人之難知雖堯舜不敢以為易然人主知堯舜之不敢以為易則人可知矣天下事常失於慢易而得於艱難慢易則簡畧簡畧者白黒在前有所不見鐘鼓在側有所不聞而況深厚之情貌乎艱難則審詳審詳者體物相形長短必見志趣左右真偽斯

得叅考疑似雖情貌之深厚無所藏其徵人之所難者終亦可以無難矣昔高祖論平勃之才世宗託金霍之重卒賴其用以安社稷言若符契無有借差嗟乎高祖世宗之智未優於文皇然而所知異其效者則亦有難易詳畧之辨也

相論 闕

守令論上

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恥而况于民

乎故施德布政有先後之倫若惠澤之所浸被則內外
遠近一而已矣天下方知萬里元元之民散乎山林川
谷中異趣殊尚情狀萬態然而利害之端雖在數千里
之外必聞於上良法美意雖出於九重之深嚴必達於
下者郡邑之官有其人也人情之所難通德澤之不易
及常在遠不在近在小不在大遠小之官尤人主之所
宜慎近治而遠弗洽內見德而外有受其弊者未可以
言功業之成也千里之命制于一守百里之事聽於一

令善郡邑之官者亦善其守令而已守令善則天下之民受其賜矣守令之官得賢者而為之則善否則曠而不治人主易其事而弗慎汎然與人而不加擇則賢不肖並進而莫能盡善積資累任人人可以循致世之所謂豪傑茂異之士取而聚之于中有不稱者乃以補外未可以言慎而有擇也一郡之大一邑之小當有槩事遺利使賢者為之必將更張興造去其所病而建經久之業上下牽制而不得有為雖有善者無所騁其才無

以異於不賢者也操成法以從事進退之權制於上官宜於民者或戾於法闗於法者或弗當於上官之意後時而失利者十常八九未可以言不牽制而得騁也事有速成而功淺利溥而效遲者賢者之所爲寧遲而不欲速慕博而賤事淺數更易而不得久於其事則事淺者或成而慕博者不效守令之官遠者不過三歲近者一再朞而已未可以言久於其事也人情勸賞懲罰誘之以所好則賢者盡心而能者盡力隨之以所惡則姦

憸易慮而偷墮抗志勤弗見異曠者無害誰不解體公
卿有闕取之臺省近侍不及乎二千石之賢者賢牧良
宰與斷斷自守之人同條共貫踈怯愚墮憸巧姦欺弗
見黜罰未可以言懲勸也任人以事得其心篤於所務
則堅致而有成心不得則呰窳偷脫無所不至去來有
時進不待公人誰盡心守令之官未得者計日而望得
既得者計日而思去譬如行人之更逆旅傳舍爾非志
意之所止未可以言得其心也五者之弊有一於此不

足以駕馭豪傑經世而濟功而況兼有之哉故法不可
不慎昔之人以侍從之賢九卿之貴牧養遠民郎官高
第外吏積功乃得為邑知不可以非其人也子賤去掣
肘之法龔遂奉便宜之詔知不可以有所牽制也漢宣
之時守令有勞則增秩賜金璽書勞問未嘗輒遷徙知
不可以數更易也刺史課最天下則入為三公令長政
績尤異則升為刺史高者或以治三輔否則放棄斥逐
不復顧視知不可以無懲勸也守令之官非以功遷非

以罪廢無輙去之理不以序進之法誘之知不可以引其心也龔黃卓魯非有大過人之才際會以成其名爾後世豈無其人哉所以駕馭之法異也輸之良者馬力雖盡輸猶能一取馬法之於人無異輸之於馬操良法以馭奇士所就非直龔黃卓魯而已當有可觀者焉不可不勉也　古王朝之官尊者止於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所以重諸侯也重諸侯者為其與天子牧養下民也後世與天子牧養下民如古諸侯者守令也守令

之官亦宜在所尊重乎夫督税租配力役聽詞訴決刑獄不足以盡牧養之道盡牧養之道者必有宫室户牖以居之米穀鷄豚以食之蠶桑麻枲以衣之百貨器用以利之教化訓道以善之好惡禮法以制之使民無凍餒之患而漸仁義之訓入有父子兄弟之恩出有君臣上下之義不冒憲禁而有耻且格然後及於租税力役詞訴獄訟乃牧養之功也然守令不見尊重則牧養之功不立何則不尊者其勢卑不重者其勢輕守令之官

卑而輕之則吏民不訓不尊者人弗榮不重者人弗懷
為守令者弗榮而懷之則賢不盡才以不盡之才臨不
訓之民牧養之功無時而立矣又况非其才者乎故守
令之官貴尊重若計任舉以為令積資考以為守長才
雅望擢任臺閣列為監司循默之徒分處郡邑依資補
授守令高第未嘗褒進清要不稱出為外官或執政大臣
盤桓進退者悉典上郡為小邑者旣以疎淺而廢功業
據名都者自謂流落而不事事中下之郡上中之邑因

資馴致者苟簡歲月指日待去不以吏民為心有肯為者或牽制上官逼迫遷代謀不得遂制置如彼風俗若此皆非所以尊重之也夫執政大臣重勞以事者留之京師奉朝請可清要之官有不稱者置之散地示沮勸可也何必剖符分竹寄以民事乎郡邑長吏宜一切選才去資考任舉之格稱職者使久於其事展盡底蘊監司上官董領大略勿為苛細如漢刺史六條之制使得馳騁略小節旌片善令長高第擢補守倅郡守尤異入

為公卿則守令尊重而牧養之功立矣茲數事者皆世之可行者也不知變守令之法以圖治皇皇然求天下之平難以言智矣夫公輸子工之巧者也無規矩斧斤則雖有梗柟豫章不能成器械無目力臂指則雖有規矩斧斤不能致其巧天下者人君之梗柟豫章也良法善政天下之規矩斧斤也不得良吏奉承而頒宣之何異公輸子而無目力臂指乎今之郡守縣令人主之目力臂指矣成周之時以六官之屬分治鄉遂中郡之吏

猶足以訓導千里令宮城之外則尹之職也國門之外則令之任也人主豈直正朝廷之上釐百司之事而已哉必將協和萬邦使黎民於變時雍也天下方制萬里州郡以百數縣邑以千計星陳棊布徧于海內遠去京師數千里近者亦百餘里川谷異制風俗異宜雖堯舜為君不能家至戶曉而道其善伊周為相不能身為人給而致其惠亦選賢任能黜陟幽明振其綱領要其成效而已千里之命制於一守百里之俗宰於一令使賢

者為之則誠心正意盡公屏私不以位卑而弗勤不以
地遠而弗敬識慮明達周知利害情僞事至必斷動無
過舉姦黠僉佞不能營惑術業贍富政事淹練足以長
善懲惡宣明教化勸相勞來撫循吏民朝廷有善政良
法則悉心盡力達之於下雖山谷僻陋之地海隅荒忽
之俗必使受其賜有不便者請之於朝不以撓民敬君
之事如父之令愛君之民若保赤子苟利於國苟便於
民雖觸忌諱冒威怒不敢顧望徇私忘公以求便安如

是則戶口滋息財用贍足率禮訓德而有耻且格矣使不肖之人為之不肖之人猥瑣褊淺陋輕脫己不足以周物之利害照人之情偽立政立事勝殘去殺矣加以無向公之心挾徇私之意不量材不度德惟利是嗜苟得無耻思慮經營不及所職朝廷雖有良法美意不能推明宣布於下具為虛文使民不被其賜有不便者民雖甚病顧望畏避不以上聞專務以趨和為事時務辯治則肆為慘毒殘剥生齒而不顧濟以寬厚則法之

所禁者一切縱弛敗壞綱紀而不問以謂不如是則不足以奉朝廷之意趨時變之宜彼其心非通知治道之理真有意乎奉朝廷之法也直奉迎時事干譽慕進以成其私耳所使承流而宣化者若是而欲使天下之民富庶以善底于平治其可得乎唐元紫芝之為魯山令明皇大酺召郡縣聲伎捋較勝負時守令人人爭飾倡優為瑰麗之玩紫芝獨捋樂工數十人而歌于蔿李德裕觀察浙西敬宗命造脂盝粧具索盤條繚綾千匹諫而

弗進陽城守道州歲貢矮奴奏而罷之此皆近世守令之賢者無顧望趨和之心者也故當時賴其德前史載其美使為守令者忠于國愛其民皆若是三人何慮不治魯國之政未及於善子賤為宰單父之民彈琴而化漢宣之治不為無術龔遂未用渤海盜賊彌歲不解故知人主之吏惟守令為急守令善而郡縣治郡縣治則天下無事矣　世或有謂兩漢多循吏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俗易訓而政易成此殆不然試粗論之夫民

猶水也水之爲物蹠高以注下則隤崇崖轉巨石無所不至瀦之以爲淵則湛然澄寂寄遺籜汎脫羽而不運是豈水之不同哉驅制之勢異也故紂桀在上百姓鄙夭湯武因之躋于仁壽若曰古則淳龎歷世既遠浸以彫喪自有生民以來迄至于玆不識幾千歲矣天下之人嘗爲魑爲魅詭譎變怪不可復治何今日之好惡趨舍曾不少異於古之人是知民無有不善亦無有不惡世無有不厚亦無有不薄視訓道者何如耳太上示之

以德故淳厚之風立季末牖之以刑故佻薄之俗成使令以商周之政治民雖使為商周之民可也何但兩漢而已哉循良之績盛于二京後世守令鮮或可擬有自來矣昔秦人以煩苛密察吏民罷瘵喪其大寶劉氏得之以秦為鑒矯枉便民道崇寛大政尚簡易故雖建守令以分治郡邑而駕馭維制之方不異于古分符竹者擅一郡之政綰銅墨者專百里之權賢能之士得舉以自輔姦猾之黨得誅以正法久於其任民吏服習雖丞

相遺吏分部按剌所問止於六條糾其大過而已法既
美矣加以閎規吏曠禁綱踈闊期會簿書目不煩數郎
吏賢者始得補令郡守高第入備三公兩漢之盛其制
若此故龔黃抗清塵于前卓魯振高風於後其餘英猷
茂績應時而造者不可勝紀咸足以光華帝載表著方
來夫魯邑為政先虞掣肘渤海勝殘終以便宜郡邑之
勢古今之情未之或異後世馭縣以兩漢之術則兩漢
之吏出矣不由其術而冀其效何異指燕然而馳轅庶

游目於七澤乎

守令論下

心不靈者神志瞀亂腹不寧者血氣淫衍目不見者不識日月耳不聞者不知雷震鼻不通者羶香不分口喑嗚者疾痛不言手不遂者食飲不執足跛躄者跬足不前五官四體心腹六臟皆得其類不失故常則生理足而無憾一物有一疾一事委靡雖未遂殂殞不得爲康寧完具之全人生生之意無聊矣故君子内外並受而

小大兼養然則世言手足之病可緩而心腹之疾不可不養者非歟曰存性保命運臓榮氣以立生理涵精養神發揮思慮以役手足者心腹也此身之本也經營往來傳心腹之意達於事物秉執踐履采物滋之美以養心腹者手足也此身之末也心腹手足不幸而皆病勢不可以兼治則先心腹而後手足急其本也若心腹和寧靡有疵癘手足之末或失其平又惡可緩而弗治乎此養生之大畧也古之人觀養身以養天下斯可以言

養天下之術乎夫朝廷天下之腹心也郡縣天下之手足也腹心安而手足病者不得為完人則朝廷正而郡縣有不洽於理者未可以為純治之世郡縣之本繫于守令守令之才何代不生弱魯之徵而有宓子童子之智而有子奇龔黄趙張卓茂魯恭之徒皆非有大過人者而名實之美後世若不可及何哉今畎壠之上圭單之人有一畆之園環堵之室必索綯乘屋築理藩垣育雞豚殖桑麻雖勤而不舍者己之有也非此則無所歸

也乘軒服冕之使籯金懷璧之賈更傳舍過逆旅視其室宇之頽落垣墉之圮毁器用之敝乏草木之荒萎如目不見雖易而莫肯為者暫託宿之地也曉則舍此而進於彼也此豈人心之不類哉物使之爾故驅道之勢君子慎之使為守令者視郡邑如野人之視一畆之園環堵之室無若使者之更傳舍商賈之過逆旅託宿於此而希進于彼將見宄賊子竒龔黄張趙卓茂魯恭之才續續而出矣不獨稱於齊魯二漢之世矣

雲溪居士集卷十六

宋 華鎮 撰

論六首

蠹論一

聖王所以阜安生民善美風俗濟平治之功者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以正官人以善政事而已後世亦嘗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矣然而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平治之功未云獲者則志之所趣有不同也人各有志

志之所趣有公有私公私相反如氷炭方圓不可得兼狥公則忘私營私則背公夫志於公者惟君民之念苟益於君而便於民則為之不以恩怨疎戚好惡利害之情自貳謂可進者必仁賢也謂可退者必邪枉也謂可振者必衆之所欲也謂可革者必人之所厭也故仁賢在位衆職咸舉邪枉見黜而庶官無曠良法必用而上無遺善宿獘必去而民無受其患者故官人正而政事脩平治之功起也志於私者則不然計其身不惟其君

顧其家不思其國苟利於己雖負君而賊民爲之不疑謂賢而進之者非厚親戚則善故舊也非報恩德則媚貴勢也謂不肖而退之者非復仇怨則傾素望也非嫉違戾則茹寡弱也謂遺而振之者非趨世之所向則苟異前人之事也非謀己之私利則徇私智之所好也謂奬而更之者非嫉前人之功則迎時事之變也非避己之害則持偏見之所惡也故賢者未必進不肖者未必退振而起之者未必利革而去之者未必奬故官人不

加正政事不加脩而平治之功未云獲也夫進賢退不肖者沮勸之所在人主操之以馭多士振遺更奬者利害之所繫人主審之以定理亂士有進者天下咸知以親戚故舊恩德貴勢援而見進也未必賢也士有退者天下咸知以仇怨譖愬違戾寡弱毀而見退也未必不肖也事有興者則以媚時苟異謀己私好之人獻計而興之也未必利也事有廢者則以嫉善迎時避害私惡之人自謀而廢之也未必獘也若是則所進退者尚足

以立沮勸之權而廢興者尚足以定利害之幾乎非惟汩利害之幾敗沮勸之權而已貴者爲之賤者斯效之矣大臣行之小臣斯從之矣有諸内必形諸外發於近必達於遠貴賤小大内外遠近人人背公家而營私利蠧莫大矣昔蕭相國與曹參不平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齊桓（案原本作威係避諱）公還管仲於魯取之桎梏之下位於高國之上鮑叔之力也管仲病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爲不可而舉隰朋

漢昭帝時宫中嘗夜驚擾霍光疑有變就郎索符璽不與將奪之郎按劔曰頭可斷璽不可得明日光薦郎詔增秩二等郭子儀與李光弼同在朔方雅不相善及子儀為使有詔光弼中分其兵光弼匿詔不敢言入要之以死子儀下堂執其手曰今非公不能東伐豈懐私忿時邪遂分兵遣之勉以忠義執手相别至於泣涕天下之士言必稱姬孔視蕭曹管霍汾陽臨淮猶碔砆爾至好惡予奪之際或有媿於二三子者何哉豈書所謂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乎

蠹論二

世俗之言曰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濟寬以猛則獘於刻核而其害與寬同不可以為治救猛以寬則獘於縱弛而其害亦無異於猛不可以為治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天下果難治而世之法令果未皆善歟殆或不然天下甚易治世之法令非未善也然而治效不見而獘隨以至有可疑者則亦

未聞持衡之説也果聞持衡之説則法令之未善世治之難成不足多怪矣何謂持衡之説夫持衡者心手相得則權之所居動與物鈞而衡平心知輕重而指無準繩則終日進退而不得其正雖銖兩之物莫能權矣何則夫前仰者心知其輕則引其權而進之進之已甚仰斯俯矣前俯者心知其重則抑其權而退之退之已甚俯復為仰一俯一仰皆非平也故終日進退而銖兩之物不能權矯枉革獘圖新治功者必有法以成其政然

制法在上而推行在下人主雖知弊之所在而寬猛時用各有攸趣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遠方迎合朝廷郡縣趣向監司上下風靡彌甚勑法則洗垢索瘢慎罰則輕釋有罪理財則錐刀必取厚下則國用不慮問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尚寬厚不得不爾也問其刻核則曰朝廷方務謹嚴不得不爾也不知謹嚴不在於刻核寬厚不在於縱弛刻核縱弛則過於已甚而害治失寬厚謹嚴之意矣忘公徇私不顧忠義之責者

早夜思念自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容身固位希進茍得持其說甚牢行其志甚篤坦然自以為善謀而得計不可或異特立之士不徇流俗守常德以從事無俯仰將迎之意者不見惡於等夷必見怒於上官甚者或沿以擯斥矣朝廷雖有良法美意無與推明而奉行之皆轉而為弊故下不得受其賜上不得收其效上下之勢果有異於持衡之人指不應心者乎由是言之經世者未可謂法令雖善而天下不易治也亦務去蠹政之人

革承望之風而已

蠹論三

昔者聖王不作道術散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當是時也儒有孟子者負命世之才傳聖人之學懼邪說之蕪民悼王道之不昭於是驕仁義之辯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謂楊墨之害侔於洚水滔天蠻夷猾夏猛獸禍物亂臣賊子距之所以承禹周公仲尼三聖人之業也蓋楊子以為我而無君墨子以兼愛而

無父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治安之綱紀也立言設
教而率天下之人滅大倫亂綱紀同於禽獸之非類矣
是宜君子力距痛詆而滅息之也故子雲曰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釋氏以理性之說倡道天
下謂至妙之理本無名物善惡空有悉從妄起人之靈
性此理皆具惟五官接於外七情感於內心之思慮道
不足而引於物故靈性彫喪而至理遠矣惟為佛者乃
能外覺萬有之為妄內覺一性之為真真妄已分則契

至理爲佛之法去妻子之屬棄父母之養絕祖宗之緒捨君主之事兼忘則視形骸如糞壤無愛則視草芥如君親以楊墨之道觀之其爲絕滅綱紀廢亂大倫甚矣天下之言皆曰三者之教本乎一道至於盡理性之說則儒不如老老不如釋至謂小民不畏刑誅而畏報應之說刑誅不足以懲惡報應人懼而不敢犯是爲有補於王道此亦未之思也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誅而畏報應者爲刑誅借濫而報應不可僥倖也使世世之刑誅如

報應之說無借濫而不可僥倖則小人知畏而無待於報應之說矣不知正法以為治而恃無形莫考之說以冀萬一智者弗為也舉天下之言不及仁義忠信而惟理性之說不稱堯舜姬孔而惟釋氏之誦先王之道不著西域之教流行使孟子復起不識在所取乎將在所距乎如在所取則吾不知也果在所距則天下之風靡然惟理性之尚者不可不革夫鮮衣美食溺妻愛子耽黷玩好奔走勢利茲數事者釋氏之所先去者也天下

之人未能忘此而喋喋然曰理性哉理性哉此釋氏之罪人遵其戒律盡其宗旨如其書之所謂佛者本不足以經世又況未免為其罪人者惡足以濟王道乎徒捨仁義之學而論理性捐名教之習而談清淨使志意隤惰辭氣爛漫至於尊主庇民忠義名節之際往往逡巡而不肯為所至之地庠序不顧兵刑未省聯鑣方駕懸懃塔廟與一二緇流促膝劇談側影移晷而不知倦俯仰如意片言適情則過譽借聲使同佛祖徒使無知小

民觀望承效競先奔走破家廢業黜妻親毀形骸捐性命者多矣蠧獘風俗具有大於此乎夫楊子取為我其義失於無君非捨君也墨子兼愛其情失於無父非棄父也然昔人距之甚力釋氏棄君親滅忠義過於楊墨遠甚天下之士恬不以為怪方且譽之不暇尚距絶之何有哉昔兩晉之風所以不競者當時士大夫非無奇偉磊落之才經世濟功之術徒以承漢末之流風習曹魏之逸韻祖述柱史宗師園吏尚清談貴名理宵然慕

林下之風氣以禮法為桎梏視政事為塵垢士有不由此者天下共指而笑之謂之拘儒俗吏及風俗既靡而禮法壞敗政事頹弛於是魚爛氷釋不可支維鑒晉人之流蕩視清談之敗俗理性之漸殆不可長

蠹論四

仁義禮智孝弟忠順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謂之性死生壽夭貴富賤貧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謂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否者凶天人之理報施

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
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順受吉可以無媿
以不幸而或凶可以無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順
受凶自取之也能無憾乎幸而或吉非所宜也能無媿
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聽之而已商王
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祖伊述之以為戒武王數之
以為罪天命之說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貢不得聞古
之善言天命者莫詳於孟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為
也如此則知天命可聽而不可圖可圖而為之者修巳
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貳其心敬修其可願
也知此則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盡然後可以言天
命人事未修自貽伊戚未可言命也如此則在我者君

子之所當盡也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言盡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則知物之在外者雖出於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內者雖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善也如此則知求此而不求彼已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則知志於道而不惑於物已志於道者其為善也安不惑於物者其所遇也自得此窮理盡性而達乎天命之極致者也盡性命之説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顔回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內

外之分素定榮辱之境素辨故也古之人所以貴知天命者貴其能與此也天下之人亦貴知天命矣然不合於古之人天下之言命也考時推日約消息満虛以求吉凶禍福之期計死生夭壽之數也謂有其期者積日累月時至必應賢者無所補不肖者亦無所失有其數者脩短疾徐物無僭差仁者無所益不仁者亦無所損以功見賞以仁致壽則曰時命然也非才力德善之所預以罪見罰以鄙致夭亦曰時命然也非愚暗過惡之

所召夫賢者貴不賢者賤仁者壽不仁者亡聖人之訓也有功者賞無功者廢有罪者誅無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兩者相資以為用人主操之以勸善懲惡礪世磨鈍濟功業而杜暴亂者也舉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數則是賢才不足尚事業不足為德善不足勉罪惡不足避爵賞刑誅委為虛器而沮勸之權不行矣人主何以誘善良禁姦宄濟功業止暴亂乎天下媮脫苟簡陵厲恣肆不以修飾篤懋敦厚畏敬為意其弊起於命說勝

而人事輕命說之為蠹亦已甚矣王者將大有為命說之蠹不可不去

論事 闕

本末論

今有人曰我能已疾疢膚湊之間攻以砭艾心腹之內滌以湯劑善矣然俗醫知之有曰我能胗脈理視顏色聽聲音審趣舍知陰陽虛實淺深緩急之變而識其疾之所在益善矣然良醫能之有曰我能少私寡慾節情

養性飲食有度起居以時俾血氣不亂於內而衆邪莫入固和平之真素而疾疢不作則善莫加矣然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之葢識砭艾湯劑之宜者未能知疾疢之所在故俗醫不若良醫知疾病之所在者不能使之無疾故良醫不若有道之士善養生者必從有道之士而舍良醫之術良醫之術猶在所舍而況於俗醫乎養民者猶養生也刑姦誅暴稱情定罪上下輕重不失其中斷獄之能也有司守之察言觀色參伍以事情偽無爽

曲直必明聽訟之賢也師尹任之和之以樂節之以禮漸摩仁義之術使民陶陶然日遷善遠罪教化之善也王者尚之故聖人道德齊禮不先政刑道之有弗從齊之有弗一迭相陵犯或失其平至於獄訟然後師尹聽之以要其情有司明辟以治其罪斷獄聽訟既非聖人之職又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無訟者禮樂教化之功非法律聽斷之所能與然則善斷獄者識皋艾湯劉之

宜者也善聽訟者知疾病之所在者也善教化者能使之無疾者也養身則慕有道之士養民則用有司之術是所用以養民者或未盡実律令之書有斷獄之具也士學律令而得利祿與經術之人俱進吏通律令而見優擢與勲德之士並升上之所求下之所向令之所學後之所用以律令之選取律令之人任以養民不謂之以有司斷獄之術養民乎善斯術者不過於張湯趙禹聖人之治豈直使一世之士為張湯趙禹哉豈直以湯

禹之術養斯民哉何士而無德何世而無才顧上所以求而取之者如何爾汲水者以杯則滿杯以罌則滿罌臨鑑者在西子則美形在嫫母則醜見世之才如鑑而士之德如水以伊呂之事求而取之則士學伊呂而伊呂之士出矣以申商之術求而取之則士亦惟申商之學而申商之士出矣律令申商之遺術也申商之術安足以美聖人之政者也

官論

事非官不治功非事不立設官以治事立事以濟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業也後世官冗而事不治無以濟功適以為蠹其勢必有異於先王而為弊者不可不察誠官不欲多多則冗省而不善其事亦未免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則事不舉置官而不因事亦無補於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墮邪枉不與焉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務并官省吏復古之名以要成效其為術亦已踈矣并官省吏不審則事有闕復古之名名

同而實不至故踈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慾不務興造則事簡而不冗隨時建置趣於無缺則員少而不冗為官擇人不求備員則當賢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則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當賢則事治有功則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而吏無蠹二不治去而功業可濟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幾乎昔太皥氏以來紀官以瑞物故有龍火雲鳥之號高陽氏而後不復遠紀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歸然則官不在名書

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乂成康之盛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刑罰厝而不用頌聲交作有以告於神明帝王之功業何異哉然則官不在多寡漢世因循簡易兼用秦官不聞有二世之弊守文氏盡復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聞有成康之效張洪靖并省官吏時多缺事天下洶洶李泌行之利歸縣官士論無恨然時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為術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　先王馭吏之大權有四曰官爵祿賞

旌以車服厚以金繒所以勸有功也故賞以功加國君無十卿之奉大夫倍上士之秩所以稱其官也故祿以官制列五等以辨王侯之分建六等以異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進明水土者使為司空善播殖者使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所善則命之德雖未純無害於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雖有甚盛之德不强之以其所短以德進才雖不完無害於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雖有高世之才不

假之以其所無以官制者居其官則食之功雖未立無害於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雖有可賞之功不給以常廩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則與之雖能非所官德非所爵無害於以功受其賜也苟非其功雖有尊爵髙位不益之以濫賞爵號旌勸之虚名禄賞役使之實利虚名人貴而不懷實利人懷而不貴先王以是四者相權而用之故賢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後世沿革有散官有勲官有職事官有爵有禄有賞散

官尚名猶爵也勲官尚功猶賞也其所以分職釐事立
中外之政者職事官一官而已此則古之所為官也夫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時異官以事設名
稱不同則職業相遠矣仲尼之門淵騫二冉以德行稱
宰我子貢以言語顯冉有季路以政事達子游子夏以
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之事也久矣黃霸
優游於結課而寂寥於論道者通近務而昧遠圖也管
仲謀鮑則鮑困相齊而齊霸者拙於用小而巧於用大

也故麗於天者不可使潛於淵翔於夜者不可使奮於
晝班倕妙絕於械器使之調絲竹則曾不若鄭衛之伶
官曠晃致察乎韶濩使之辨五色則曾不若三尺之童
子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長者用之不勤短者强之
不能粤人巧於為鑄胡人巧於為車使越人為車胡人
為鑄久於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
且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職終身居之不易其事夫
禹皐陶之徒皆資聖哲之才負該明之術然猶官有常

職不能相代況後世之士乎故選任必因其能得能必常其任然後百工稱職而庶事咸舉矣若夫有功見賞假以顯要有好見寵置之清切才不過於中人而職兼數官有未閱於歲月而驟以遷陟者謂之為人擇官可也如此而欲理物緝熙庶事則其效遠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設官分職臨涖天下者無違成王之言然後可

人材論闕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謄錄監生臣汪　徖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